

“421”家庭

“421”家庭的喜与忧

■ 本报记者 张雪波

清晨五点三十分,首都北京北三环居民区的小院子里一位和蔼可亲的老太太和楼下晨练的邻居们打着招呼:“我一会儿就下来啊,先给闺女把早餐送上去”。

这位体态略胖的老太太姓陈,和老伴吴先生都已经退休了,每天晨练前她都要给女儿买好早餐送上去。

陈老太的女儿吴琦和女婿都是独生子女,下有一个孩子,上有四个老人,是典型的“421”家庭。

1981年出生的吴琦是地道的北京妞,目前她和老公选择了做周末夫妻。平时吴琦带着三岁的闺女住在北三环的娘家,地段好,孩子上幼儿园方便。而外地来京打拼的老公则住在四环外二人结婚时公婆出钱买的婚房里,偶尔外地的父母也会来住上几天。

“421”家庭也有便利

陈老太和吴先生都是企业退休职工,身体健康、有数目可观的退休金,以及在北三环这寸土寸金的地段还有套一百多平的大房子。

也许是因为一直生活富足,生宝宝前,吴琦对“421家庭”一点概念没有。老公收入不错,自己想不想上班赚钱都随心情,公婆也是企业退休职工,双方父母都不用孩子操心。倒是家里迎来小成员后,吴琦深有感触。双方父母的“轮流上岗”、全情看护,

让小两口体会到的不是“421家庭”的艰难,而是便利。

“就算老公赚的还挺多,月嫂一个月八千多的薪水也够吓人的。”吴琦一开始还真想找个月嫂。仔细算了下发现,雇人带孩子的费用确实是一笔不小的支出。更重要的是,花钱雇保姆不一定能买来放心,这几年媒体不断曝光保姆给孩子喂安眠药来怠工、体罚小孩,这些都让吴琦心存顾虑。“自己的爸妈带,就绝对不会出现这样的事,顶多就是溺爱了”。

那时,公婆特意从老家跑来北京,和吴琦爸妈一起开始了四人轮岗的带孙女生活。吴琦对公婆的帮忙一直心存感激,现在孩子上了幼儿园,公婆又回了老家,偶尔来北京也不过几个礼拜。

说起可爱的外孙女,陈老太更是一张脸幸福。“之前还怕小孩子不好带,年纪大了身体承受不了,结果一看到可爱的小家伙,腰不酸腿不疼,什么都好了”。

六对一的“战争”

外孙女三岁要上幼儿园了,陈老太家周边的各方面条件都好,以后还能上个好小学。就这样,女儿女婿这对儿原来天赋在一起的小两口做起了“前卫”的周末夫妻。吴琦每天的任务就是到幼儿园接送宝宝,三餐和家务都由老妈搞定。

“别看孩子才三岁,我都开始担心她的小升初考试了。”吴琦有个姐妹的孩子已经上小学

了,每天都在她耳边不厌其烦地说着小升初的各种困难。每每想到这些,吴琦自己也心有余悸。根本无法想象,小学升初中会这么辛苦,以后孩子上学可怎么办?

有了宝宝后的这个大家庭俨然已经调整到“六对一”的模式。小两口已然还是为孩子步步打算,回了老家的公婆不断地邮寄各种孙女能吃能用的物品,陈老太夫妻二人虽然每天忙乎着女儿和外孙女的起居生活,却也难得地享受着与女儿和外孙女一起生活的时光。

希望爸妈都健康

吴琦自己也知道,再过些年她的关注就不会只在孩子身上了,毕竟父母的年纪越来越大了。前不久,她还在和老公商量,什么时候让公婆也来北京养老。因为婆婆来电话说公公被骑自行车的人给刮了一下,没什么大碍。但小两口还是有点担心,让赶紧去医院好好检查。

“这要是我们两个都上班,以后父母和孩子都需要照顾时,怕还真分不开身。”吴琦很庆幸自己现在的生活,也希望双方父母都一直健健康康的。

吴琦常和朋友们开玩笑说:“现在是,咱们交的养老金给爹妈发工资,等咱们老了,估计孩子交的养老金不够给咱们养老哎。”

看着女儿略有愁容,陈老太笑着拍拍闺女的头,“我们保证健健康康,不给你们添麻烦啦。”



青年志愿者和无保老人一起包饺子过“小年”

农村无保障

“只要有地,就能活”

■ 本报记者 张木兰

十月,东北平原的秋收正式开始。家住吉林省榆树市华家村的华老五看着早出晚归却愁眉苦脸的邻居们,暗暗庆幸自己的英明决定。年初,这个67岁的老汉将自己家的九亩地以每亩七百块的价格卖给了同村人,卖期一年。(实际上就是出租)

早在一个多月前,受第15号热带气旋“布拉万”的影响,我国东北中部遭遇强降雨。和华老五家地一样位于著名“黄金玉米带”上的大片玉米地遭遇减产,严重的每晌(一晌十亩)减产近百分之四十。“就今年苞米这产量,要是我自己种,不光费功夫,挣的还没有我这么卖出去的钱多。”

土地——是华老五全家人生活的指望。

华老五三个孩子,大闺女不到二十就嫁到了隔壁乡,今年刚做了奶奶,不怎么回来;小儿子是泥瓦匠,农闲时都在城里打工,勉强供着上高中的儿子,花销大,收入少,经济状况很差;大儿子今年快50了,没出满月时高烧烧坏了脑袋,一直傻呼呼的,跟着华老五两口一起过。所以准确说来,华老五家就三口人。

2010年春节,华老五得了腰椎间盘突出,躺在炕上三个月没起身。身体好时没啥感觉,这一病他开始琢磨起老两口的养老来:农村时兴养儿防老,要是就老两口还好说,可还有一个傻儿子,华老五心明镜似的:小儿媳妇绝不会愿意伺候大伯子。他也想过把大儿子送到乡里的敬老院,宁可每月交点钱,可托人一打听,乡里的敬老院不收傻子、生活不能自理的和有传染病的人,已经养活了50来年的儿子他只能带在身边。

但子女不能白养。病好以后,华老五开始跟闺女儿子要养老钱,几经商议,决定儿子每年给800,闺女每年给500。2011年,坚持种完这一年地后,华老五觉得身体已经不能支撑了。“身体不行,地伺候的就不中,产量就低,秋天收的也不干净,不少剩棒儿。再加上我这腰一干活就疼,去年光吃药

就花了一千来块,里外里一算,我还不如就不种了,直接把地卖出去。”

华老五的账算了很久:一家三口是九亩地,一年能卖上六千三百块钱;国家给的直补每亩每年二百,这就是一千八;村里给过60岁的老人每月60块钱养老金,一年就是七百二十块钱;加上儿子闺女给的养老钱,华老五一家年收入一万多块。

“要是没啥意外,这些钱都花不了。大米白面加豆油这些口粮,一年多说多撑死两、三千块钱。吃菜不用钱,夏天这院子里有的是,多种几陇土豆白菜就够吃一年,上秋晾点黄瓜干、豆角干、土豆片,冬天再腌点酸菜,一冬天一晃就过去了。”

华老五的老伴儿比他大两岁,身体却比他好。老太太平时没事,养了十几只小鸡跟大鹅。“这鸡蛋就也供上吃了”。这个秋天,家里没种地,华老太太还在大棚里打工,帮忙摘豆角,一小时5块钱。年轻的媳妇一天能干十几个小时,她就干6个小时。一秋天,也收入了近500块。

国庆节,华老五在集上花100块钱买了个电饭锅。今年没种地,家里能烧火的苞米杆子少,他听说电饭锅不费电,就给老伴儿买了一个。“村里每月一号、十五是集,卖啥的都有。肉啊、糖啊、衣裳啊、锅碗啊,买啥都可方便。”集快结束时,他还趁减价称了几斤牛肉跟蛋糕。

大儿子最近不爱吃饭,眼仁发黄,村里的大夫说像是得了肝病。这让华老五很难受又有点轻松:“他最好死在我俩前头,要不我俩走了没人能伺候他。”而自己跟老伴儿的日子,华老五则一点都不担心:“只要有地,就咋都能活。”

1983年,华家村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的生活有了保障。而以地养老,也成了老人们最重要的养老方式。有劳动能力时,老人们自己种地,靠买粮食来养老;丧失劳动能力时,他们则将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流转,靠流转收入来养老;多子女的老人,就遵守“老人归谁,地就归谁”的习惯。

城市低保



北京新发地蔬菜批发市场内,一些老人在垃圾堆中寻找遗落的蒜瓣。国庆节前,北京农产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平稳,一些城市低保老人面对平稳却不低的价格,仍然选择游走在蔬菜批发市场内“拾荒” (张宇/摄)